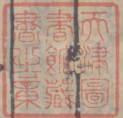


榕村全集卷之三

春秋大義



作春秋之義有失古人之言之指者不可不正如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

榕村全集

卷之三

一

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知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又司馬遷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見即顯也天道隱人事顯蓋言易本天道以該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卽云易與春秋

又入之道也說者又似以推見至隱爲推究隱情

下義故譚經往往有鍛鍊文致者皆由於此也

元年書春王正月。案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三

正迭用。而建子爲周制。故系之以王。左傳以王爲

周王者是也。然建子非春也。而冠之以春。從來諸

儒說者不同。或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未嘗以

子爲春也。孔子假此以見行夏之志爾。或謂月改

則春移。實周人以子爲春。而非夫子加之也。如前

之說。則建子非春也。而以爲春。名實亂矣。如後之

說。則正王之正也。春亦王之春也。而升春於王。名

實亦乖矣。然則何說之從。曰。春之不改者。禮樂制

香村全集

卷之三

二

度所以因於百王也。春之移者。頒朔衍令所以行

於當代也。春秋當代之書。則以春移之說爲近。然

而升春於王。蓋行夏之志寓焉矣。升春於王何以

寓行夏之志乎。曰。正者王事之始也。春者天道之

始也。王所爲者系之以王。天所爲者不得而系之

以王也。雖三正迭用。而惟夏得天。故曰升春於王

者。寓行夏之志也。四字之義旣明。則全經之要俱

舉何則。以王法正天下。以虜正列國。故曰春秋爲

尊王作也。以天道正王道。以百王之禮正周禮。故

又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是故隱無正爲其不尊王也桓無王爲其不正下也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爲其不奉天也其義皆由此起矣

隱公惟元年書春王正月爲經之大義所託始餘十年皆不書正故曰隱無正隱之所以無正何也正朔者王所頒諸侯所稟也故諸侯而奉正朔則朝聘無失期而歲事來辟矣隱之在位十有一年之間王命凡五至焉而身既不朝亦無一介之使之報禮于京師則是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也春秋尊王之書大義可不正乎是故削其正非謂其居攝之謂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三

三

桓公在位十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皆不書故曰桓無王先儒說之曰諸侯弑其先君者王法所必誅是故元年書王正桓之弑也二年書王正督之弑也十年書王天道之周也十八年書王人事之究也其餘皆不書王者明王法之所必誅而王不特不誅也恩命屢至生死有加焉夫臣弑其君者有之守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故託始於隱桓之際。深探其本。則由王法之不行也。是故不書王以見志。

繼世書卽位。正也。不書卽位。弑也。繼弑而書卽位。則與聞乎弑也。隱不書卽位。攝也。此穀梁子之義例。不可易也。故君而行卽位之禮。則書之。君而不行卽位之禮。則勿書。聖人安得以意爲筆削哉。攝者不敢卽位也。繼弑者不忍卽位也。非聖人削之也。繼弑而卽位。非特無不忍之心。蓋將以泯其事也。若曰先君無故者。是以安然卽乎其位而不辭。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四

特書首月者。其一時無事者也。若其時之他月有事。則不特書首月矣。惟隱莊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書首月。則以雖不行卽位之禮。而元年不可以無正也。定之元年。獨無正者。公六月始卽位。則是前此無君也。無君而何以有正。是故例異於隱莊也。春秋列侯皆僭爵。故魯亦侯也。而稱公。然而經因之者。本國也。其餘則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號稱之。不以秩秩。則無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號稱。則無以存其僭之實也。凡春秋書法多。

如此者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削屬籍而不以爵氏通然惟入經之初州吁齊萬無知四人而已其後或姓氏之或世子公子之不削屬籍則弑君者猶夫人無以正其弑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子之則安知其非微者盜者而爲邦之臣子乎是無以著其弑之實也凡具其實者之謂案正其罪者之謂斷先案而後斷者史體也先斷而後案者經義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惟魯之弑君不可書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惟吳楚之僭號不可著

然則有稱國以弑稱國人以弑者豈不得其主名與曰苟不得其主名則從盜殺蔡侯申之例矣殆非也然則先儒罪累上之說何如曰罪可累上晉楚陳之三靈當之矣晉之厲與靈孰愈而異其文乎此則所謂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又安可以訓然則經意安在曰春秋因舊史從訃告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有董狐南史之諒其赴於友邦實者幾何夫不以實赴諫則必有所諉其罪矣大都微者當之也夫子參稽

國史以及七十二邾之聞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辭也故欲正其所誅則赴異而事專欲從其所諉則實垂而網漏今有殺人之獄而斷之者知其爲豪傑魁橫而無輸辭也與其移辜以弊獄孰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執政任事必有當之者則亂臣賊子死有餘懼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意益如此也

然則楚公子圍之類何以竟泯其迹也曰凡稱國稱人以弑者其國以弑赴而有所諉者也故夫子不從其所諉明元兇之有在懼姦惡於無形也若其國不以弑赴則舊史闕焉夫子無從加焉楚公子圍之類是也

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說者以爲黜列侯之爵非也爲此言者以滕薛杞入經皆侯也其後或伯或子故以爲夫子黜之也滕朝隱稱侯至朝桓而稱子纔越二年爾先儒或以爲其後服屬於楚故黜之或以爲首朝弑君者故黜之夫此時未有楚也因其後服屬於楚而豫黜之可乎且攻二百餘年滕

無所屬於楚之事也。其後服屬於楚，無如陳蔡鄭許。然而未聞黜爵何哉？以爲首朝弑君者罪止其身可矣。何爲終春秋而不復？春秋弑君者無一黜而黜朝弑君者。正法殆不如是。又或以爲三國自貶以省會盟之役。攷桓之初，霸事未興，盟會未煩也。且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順諸侯之自尊而反順其自黜哉。杜氏謂時王所黜正矣。而難者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周之替也，然而齊晉之霸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故汲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就其威不行於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之小邦，以爲時王所黜。於事豈闕哉？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況平桓之世，東遷之初哉。

國惡則諱，臣子之禮也。夫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蓋以其不變是非之實，但隱之而已。則直道行乎其閒，無傷乎天下萬世之公義也。昭公謂吳女爲孟子，自諱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

人不稱薨，若諱也。他日答司敗以知

禮而又引爲已過者以此

國之敗辱亦諱。臣子之禮也。雖然。敗辱而旋復者。則不諱。是故乾時之敗。不諱。以其旋勝也。謹闡之。取不諱。以其旋歸也。言其所可言者而已。必求其說。則鑿也。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亦諱也。非其班也。以此類之。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不著其所與盟者。亦爲諸侯諱爾。謂嘉屈完之慕義。美桓公之用禮。蓋取孟氏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則於是乎見蠻荆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八

魯諱敗。不諱戰。周諱戰。不諱敗。莫敢與王戰者也。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不諱敗。

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舊云爾。事之大且要者。則謹而日之。私家記錄。猶然。況國乘乎。是故郊祀宗廟。則日。崩薨卒葬。則日。天災地變。物異。則日。以至會不日。而盟則日。侵伐不日。而戰滅則日。此其大凡也。有應日而不日者矣。未有不

應日而日者也。應日而不日者，舊史失之也。畧之也。以是爲特筆之褒貶，則否。

曰以名字爵氏爲褒貶者，何如？曰春秋者正名之書，秩序命討於名乎？寓之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國滅而奔，哀之也。或滅一同姓而不名者，貶爵爲人，足以見志也。國滅而奔，則不名以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國滅而受執，則名以責之，而有不責之者，虞公夔子，人其滅，同姓者於上，則存滅者之爵，甚滅

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衛侯鄭衍也。其奔可恕，其復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賢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國，則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馬司城也。非此族也，則以姓名通，其不稱姓氏者，非有大惡，則君未賜氏焉爾。

四時者，紀事之綱，故經雖其時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天道也。桓之四年七年，不備秋冬，先儒以爲王命之尊，下聘于篡國，列辟之遠，旅朝於亂邦，是恩威之不明而好惡之不公，人道忒而天命僭矣。春秋

推顯至隱書人事而寓天理春夏德也秋冬刑也
刑屬三千罪孰大於弑其君父故陳恒弑君孔子
告於哀公而請討之今不討則已又降尊而聘之
涉遠而朝之亂臣賊子其將何慄焉如彼秋冬天
之威也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於人乎是
故削其秋冬乃恭行天討之志非闕文也王朝之
大夫不名諸侯不生名安有來朝聘而反名之是
故以知其志也

然則昭公十年定公十四年之無冬何也昭之十年

先儒謂是取吳孟子之歲也四時之序春者父子
之仁夏者賓主之禮秋者君臣之嚴冬者夫婦之
別冬之爲夫婦之別何也冬之時天氣上騰地氣
下降天地判而後陰陽交不判則無以爲交也夫
婦別而後父子親不別則無以爲親也百世而婚
姻不通者周道厚其別也昭始亂之天敘之典紊
矣削冬見志不亦宜乎定之十四年孔子去魯之
歲也天之功至冬而成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
有成將向於成而去王道之不就天道之不終也

遷葬不書者傷之此類並不可以闕文置之

祭則莊之二十二年夏無事不書首月而書五月何也曰是莊公在喪納幣之歲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也周官以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其禮之宜豫則是月者婚姻之月之居喪納幣則婚姻之禮廢比事屬辭以見意其義不亦深乎

然則哀之十四年並不備夏秋冬何也曰文之終也

文成致麟而聖作終矣雖然春秋於變異必謹而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十一

日之故先儒曰五石六鵠之文不立則王道不亢

今麟之異豈徒非石鷁比乎夫子所親視又非日

力之不詳也然而不日抑且不月何也曰意在於

春也經以春始以春終春者天之始也治亂循環

必復其始故易終於夬謂一變而乾也詩終於豳

風言乎變之可正也論孟皆終於堯舜禹湯文武

之統聖人之志豈舍命哉方春而仁獸至夫子之

望於王者遠矣故公羊子曰不亦樂乎堯舜之

知夫子也

日食書曰書朔朔日食也書日不書朔朔後食也書朔不書日朔前食也不書日不書朔陰雨食也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觀測則未知其爲正朔與朔之前後與是以闕之也若夫夜食之說則非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之作曆也上溯往古必使千有餘年日食必在晝月食必在夜也

經書閏月多在歲終是以史者有歸餘於終之說如其然也必也春秋之時曆法失也否則經之閏月榕村全集卷之三
偶在歲終也閏以王居門爲義是四時皆有之之證矣

十三

襄之二十一年連月日食非變也蓋史者異文或曰九月庚戌或曰十月庚辰而夫子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

齊桓存三亡國而書辭不同城邢序三國城緣陵繫諸侯城楚邲則無所繫說者必求異義非也凡事無所繫者內辭也城楚邲殆魯人在焉爾

說春秋者每據左氏傳以發難曰是事舊史有之而

經何以不書是直以左氏傳爲舊史也而可乎左氏之生最後故其紀事終於智伯之亡蓋與公穀相先後而同業是經者爾左氏長於蒐采文備列邦不專魯史觀外傳之作可知也夫子修經舊史是據無告無赴雖知亦闕據左氏傳以議筆削之意者是以東海爲崑崙失之遠矣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强大而不見於經者告命未通也雖同盟同會之人其事不告則亦不書舊史所無故也然則春秋無筆削與曰惟以事實推之

而不通者然後可以議筆削之意矣狄人攻王天王出居晉文於是借以求諸侯也勤王定亂可不謂功乎以爲不告則僖公在行以爲史者畧之則魯人夸美至於作頌矣然而春秋之書晉事也自侵曹伐衛始定王之勲泯然無見者則非削而何哉霸業聖門所不道然於桓也曰一匡天下正而不譎春秋錄毫髮之善況功在王室者哉惟其召王請隧取邑伐原陰凝霜降月望星稀此易道所深懼而春秋之大戒以此坊民後世猶有操卓之

倫者。而可以盛其端。是故春秋有大夫。而見者。此類是也。

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蔽之。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夫子修辭。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旋直微顯之間而得之。

春秋隨筆

諸侯兄弟稱公子。先公之子也。同母則曰兄弟。非加格村全集

卷之三

十四

親之謂也。春秋謹嫡庶。同母則嫡也。故書兄弟以見義爾。其君非適則奈何。曰適而君正也。非適非正也。正適庶。所以正適之爲君也。其君之適與庶。與春秋弗論也。天王殺其弟佖。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以至宋辰之叛。猶弟之也。段去弟。不弟也。兩有罪焉爾。陳招有罪。何以弟。曰前削其籍。罪之也。後著其親罪之也。削之之罪。罪已明矣。大罪則又深其辭也。

惠公歿。仲子亦死。故王兩歸。秦人於僖公成風也。

亦然書成風。又魯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則惠公可也。則仲子。是無適庶也。平王忘厥致戎之自。而肇瀆綱紀。故名宰以非王也。凡王朝失禮。則非王與宰。舉重之義也。

崩薨與卒。皆有常稱。禮也。五等之君。謚從其爵。制也。經之所書。奪其薨之常稱於卒。而仍其公之僭謚於葬者何。曰。彼來赴。禮在彼也。彼有干於禮。吾從而卒之。我往會。禮在我也。禮無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於禮也。曰。其來赴者。若侯若伯。

榕村全集

卷之三

五

若子。必皆曰我公薨也。若吳楚。必曰我王崩也。于禮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從而卒之也。往葬而貶其稱焉。非邦交之禮。且無以著其僭號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謚。從而公之。何以不書吳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子削曰公子。可也。其王削曰某公。猶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不著其葬號。之謂也。

凡書時而不月。以紀事者。蓋舊史畧焉。則未知其曷月與日與。徒可得爲此時而已。後代史書年而不

知其時。時而不知其月日者。蓋多附於年時之終。若附於年時之終。則嫌其爲卒時卒月之事也。今書無月有時之事於前。有月之事於後。則事之先後。不出乎此時之中。而不正名其爲首月也。先儒以爲下有次月。則此必首月者。誤矣。

先儒於孔父仇牧。苟息無異辭。若是班乎。曰否。及者與君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而不嫌同辭。孔父仇牧。君其君。死其難。其所以爲一體者正也。苟息傾危之士也。與晉滅二國之三公。與於害嫡長

者三人。奚齊殺矣。而猶無反重耳夷吾之心。必求姬之氣類。而君之焉。其所以爲一體者非正也。雖然。其爲一體而與之存亡均也。君卓矣。得不大夫息乎。其大夫與君一體而同存亡。得與孔父仇牧異其辭乎。故曰及者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凡君行而至。公穀胡氏皆以爲特筆。而胡氏曰。或志其踰時之久也。或錄其征行之危也。或著其黨惡之罪也。考之經。有不盡然者。左氏謂告于廟也。其

說是也。不告則更不書。與不書則更不錄也。或曰

昭公在乾侯無不致者何廟之可告曰載生行與
設位告與皆不可知也且每歲首必書公在則雖
不告夫子猶書乃變例也然則君行而至正與曰
出入必告正也書其正者則不告者非矣夫子之
仕魯也雖圍成之在於封內者無不致也故知告
者正也或曰大夫見執則致致致非美詞曰君反
則告廟大夫反則告朝然而或致或不致君重而
大夫輕也惟有故則致一體之誼也書至以明一
體之誼何不美之有乎隱無至讓也不以君舉自
擬也

榕村全書

卷之三

七

先儒謂有年大有年獨見桓宣之世紀異也桓宣有
弑篡之惡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謂異也夫紀
有年以示異適爲亂賊勸而又何書焉春秋重民
命故凶豐必書非爲一人設也難者曰二百餘年
獨兩年有乎應之曰二百餘年獨三年饑乎蓋五
穀全熟全無亦僅僅之事也

祭祀大事也歲修之故不屢書惟紀禮之變則書亦
史家舊例也四時之祭祀爲薄蒸爲盛春正月夏

之冬也。烝正也。夏五月。夏之。春。春。春。非正也。欲再
舉行盛祭。故再烝。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黷于
祭祀。春秋譏再烝。

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何。對鄰國之辭也。葬則同盟
畢至。故列國之君喪從外辭。葬從內辭。我往會也。
本國之君喪從內辭。葬從外辭。人來會也。

先儒薄傳者母弟之云。故凡書兄弟者。雖仍同母之
說。然別爲義例以通之。曰。或罪其溺寵愛之私。或
罪其薄友于之義。如是則共仲莊公。異母兄弟。寵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六

任之過。俾掌兵權。成弑逆之惡。亦當書兄弟以章
寵愛之私矣。豈同母者寵愛則非。異母則無尤乎。
其爲私益甚矣。罪其薄友于之義。此爲佞夫鍼之
事。設爾殺奔其同母兄弟。則薄殺奔其異母兄弟
則不薄乎。本欲同之。徒以異之。則無以立說爲也。
夫同母稱兄弟者。正嫡庶云爾。何嫌而畏之甚也。
齊於紀。晉於虞虢。皆猶存其祀。祀存則非滅。或者見
經不滅。則以爲賢襄公也。則以爲責虞公也。夫以
襄公而賢之。移晉之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

必矣然則如何曰興滅繼絕者春秋之志也彼存
其祀而吾滅之則無以書矣不存其祀者也紀侯
不名不奔曰大去其國春秋與其不下齊也與其
下齊則於義盡乎曰否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
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昔之人太王是也又曰震往
來厲億无喪有事古之人周公是也居下位則可
遠避以圖存在上位則宜無失其有事不喪也禮
者无喪有事者也喪貝以躋陵勿逐而復得者權
也紀侯去國合於太王之義矣而所謂七日之得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十九

無聞焉雖然賢於服屬甚而囚俘者也其下書齊
侯葬紀伯姬非與其葬也屬辭見義焉爾

人北杏之會則曷爲於郵馬爵人北杏之會則義見
矣於其始乎見義也雖然會盟則爵之搜伐則猶
人之也搜伐之事大蓋三王之罪人也會盟皆先
齊搜伐多先宋又以見霸者之誦也若爲順人以
興師而已不爲兵主也

曰君殺之者君殺也國殺者君臣共之也以殺者國
亂而見殺或衆討而殺之也衆討而殺之者必去

其官與屬國亂見殺則不去其官與屬

內於外諸侯不言朝尊內也聘無不可言者內大夫於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魯於大國有比年而聘有年而屢聘而於天子畧矣故書聘則惡顯書如則詞微以聘行乎以事行乎悉以如書之

自桓霸後征伐皆人之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無道之世也雖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賜義既明矣功則可進而進之也桓之功於中國自救邢始也稱師別於人也謂其能以衆正矣

榕村全集

卷之三

二

去夫人者正其分也去姓氏者絕其屬也正其分者仲子成風是也絕其屬者文姜哀姜是也或則因王命而正之焉或則以霸討而正之焉文姜之絕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而正之焉哀姜之罪浮故并去氏

古之侯伯有存亡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邱戍虎牢伐陳歸粟于蔡是也楚邱不城衛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戍陳

粟蔡皆公舉也。故以公辭也。齊桓存三亡國，獨楚邶公其辭何也。同則舉重，故衛爲重也。或以爲抑專封而書法如此。蔡邶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夫烏知桓之不告而封哉。

奚齊不稱君，未踰年也。卓稱君，踰年也。弑一君，復弑一君，克之惡甚矣。或曰：爲世子討也。曰：不諫不奔，中立以免，作逆節而陵死君者，春秋之罪人也。於獻無譏乎。曰：前書殺其世子，於奚齊之弑，則曰君之子，獻之罪亦明矣。然則苟息免乎。曰：不死於奚齊，村今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齊更立卓而欲輔之，探先君之邪志，成驪氏之私人，春秋何取焉。不沒其實，焉爾。

存三亡國，其辭異，衛旣滅矣，諸侯存之，天下之公也。故公其詞以見義也。邢杞未滅也，其美之則猶衛志於邢，則再列三師。於杞則舉凡，凡皆美詞也。然則何爲或舉凡，或再列三師。曰：有我在焉，則舉凡無我在焉，則再列三師。

終春秋言朝王者，踐土溫之會而已。而又不成朝，何以不成朝。因會而朝，且一則降王而勞諸侯，一則

以侯而召王故謂之不成朝也公朝則諸侯朝可知不言諸侯朝不與諸侯之能朝也

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卽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於京師焉爾

自晉文侵曹伐衛之後二國之君一出奔兩見執然其出執也皆爵之其歸也皆名之不爵無以見晉之專也不名無以著曹衛之罪也曹衛之罪云何去夏卽楚也胡氏責其貨筮史戕兄弟者偏辭也

榕村全集

卷之三

以周禮大司樂章攷之既言四望又言山川則四望非泰山河海之屬可知四望言祀山川言祭則四望附於天山川附於地又可知矣四望蓋日月星辰之屬也兆日於東兆月於西兆星於南兆辰於北故曰四望也後人因望於山川之文而云然不知凡望遠而祭皆曰望周官之四望則非山川爾公羊屢言辭字其義猶嫌也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歆醢主人辭以甞解者作起而辭讓之辭如是則是章客失禮也殊非禮意竊疑此兩語是

釋禮之文。記者誤收之。蓋嫌於主不能烹而已。竇故不可絮羹。歆醢也。以猶已也。若曰貪之甚。

敗績于茅戎。可書。敗績于鄭。不可書也。王伐戎而敗。可書。狄伐周而入之。不可書也。書其所可書者。是春秋所以施於周魯之義也。

高子來盟。內辭也。屈完來盟。亦內辭也。以天下之大勢。而內齊桓之師也。不書使之者。齊楚未有成命。而盟者。二子之志也。

魯公廟不毀也。始封之君也。至季文子以周有文武。榕村全集 卷之三 三

不遷之廟。遂欲以伯禽擬文王。而以武公擬武王。故復立之。以爲世室。則明堂位所稱是也。晉立文武宮者。亦以武公始受命。文公創霸。故其廟不遷。非凡廟皆在也。

天王尊而天子親。始錫桓。去天稱王。嚴其分。正其義也。繼錫文。稱天王。嚴其分也。終錫成。稱天子。蓋於時分義微矣。恩數加焉。爾。賜與錫。義亦有輕重之不同。

文不稱夫人。自逆也。宣成稱夫人。卿逆。臣子之詞也。

逆女不氏逆婦則氏者成婦則氏之也或曰氏或不曰氏何禮不備則不氏其著文宣之以喪昏與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其執則爵之其歸則名之晉衛均有非焉爾負芻弑其君其執其歸皆不名何也王始終不奪負芻之爵也王始終不奪負芻之爵故別其文不曰復歸于曹曰歸自京師也王無非與曰非在王也何以知其非在王也書晉侯以執而目其歸曰自京師故曰非在王也非在王則春秋不正之與曰二百餘年莫有執有罪聽於天

榕村全集 卷之三

子者春秋貶有罪以達王事代王也今茲王自治之而春秋烏乎代之故仍其爵而不名又曰自京師以存其實而已

戍陳戍虎牢與城楚邛同文天下之公也陳鄭服屬於楚久矣不有二戍諸夏其入楚乎

圍殺齊封不名殺蔡侯般何以名封臣也般君也般與虔弑君類也名般於下則不得而爵虔於上也或專以爲惡其誘而名之末已

春秋外吳甚于楚徐何也曰姬宗也而干大號別嫌

明微於是首焉爾。

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用講信修睦而有一體之誼焉此而疑貳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盟邾者春秋之盟之始終也。

傳紀閏者六僖七年惠王崩文元年閏三月成十七年晉殺胥童襄九年諸侯伐鄭昭二十年盜殺衛烝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是也除文元年閏三月及昭二十年閏八月餘皆在冬末故先儒謂周末秦世歷家歲末置閏以會歸邾於終之文而反以文榕村全集

卷之三

三五

元年爲非禮也傳譏三月不譏八月義見前也春秋閏月紀事有矣不書蒙上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景公是也葬景公何以爲失禮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月是數閏也故以失禮書葬定姒閏九月也而不書明妾母之喪得以閏數矣

榕村全集卷之四

尚書句讀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

二

旁死魄越翼日癸巳

三

王朝步自廟

于征伐商與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焯王若

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

下逋述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過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

羞既戊午

二十

師渡孟津癸亥

二月

陳于商郊俟天

休命甲子

四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厥四月哉生明

三日

癸巳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丁未

日十七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

二十日。震川云先儒以漢志推此
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

柴望

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

下治

榕村全集

卷之四

洛誥

二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秬來以圖及獻卜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秬來以圖及獻卜

其基兩字如傳屬下句亦可屬上句更古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匪休公既定宅秬來來視予卜休桓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禮有貞龜此貞字卽其義云
既休而恒告

如妻一人共貞者

周公曰王肇有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行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衎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
曰己汝惟冲子惟終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三

詳此段自王肇稱殷禮至汝永有辭是一串口氣
尤言王在洛肇舉盛禮廣釐庶祀而尤以崇德報
功爲先故方我之率百工而從于周也予固知王
之將有事矣有事謂祀事也春秋有事于太廟是
也今王果就而命之曰其記功宗而以功作元祀
且告其神曰汝受茲寵命當嘿有以厚輔王室也
夫報死者乃所以勸生者今視功宗記載豈非汝
之所以教戒百工者乎雖然今日之功宗皆其先
世存功德或老成未凋謝者孺子其引以爲朋助

哉用賢勿貳圖功惟終無徒若火之始燄燄而已
當使其所灼相續而不絕其可也順道撫事無
改我之所爲而所用之人則惟以在周之工使之
就官供職明作以勸一時之功惇大以成裕後之
業則永有休稱于後世矣蓋大意只是戒王之信
用者舊賢人而從祀典說起者因王舉功臣之祀
就其善意而引伸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喪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四

悔

諸侯立國多仍其舊不能如王朝百工之建官惟
賢也惟在敬以涖之而辨其享不享者而已蓋周
公遷洛元爲道里之均朝會之便則撫御諸侯之
道不可不講也

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

惟不永哉雋敘乃正艾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在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分也言我勤勞于王家者汲汲不暇王當分我

此心以聽我教汝而輔民彝可也汝若不勸於是則不永世惟當厚繼乃考之道而無不順焉則子亦不廢汝之命而盡心勦力汝往敬其所事子亦能明于農事以左右斯民庶幾民生優裕不至於流離而遠去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五

成王稱周公之功而言所舉祀典及于無文茲公功德之盛如此雖當公之身子夙夜敢忘毖祀乎蓋沒而後有祀然古人嚴敬之至則以事神之禮事之享禮之設意蓋如此下文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者卽其事也此亦以答周公王肇稱殷禮一段意言元功雖多孰過於周公者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于周命公後

周公意欲成王居洛宅中以定基業成王則意謂

洛邑新建。迫近。民非周公不能鎮撫。故既命公曰。公之輔我之功。啓我之篤。當常如今日。不可有替。乃復命之曰。予仍且辟於舊都。命公留後于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言四方雖開治而宗周之禮樂未定。則公之功亦未能安也。故欲公之啓大其後。以爲士師工之永監。且保釐東都。以爲周之四輔也。成王其殆命公。榕村全集卷之四

六

以制禮作樂之事乎。其後周公居洛而作周官。乃所謂定宗禮者。啓佑後人。咸正無缺。則所以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備矣。

王曰。公定于往己。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其安居于洛。予今往辟于周矣。公之功無不肅。將而祇歡者。公當泰然處之。不必過爲勞困也。蓋因公有不暇之言。故以此語慰答。哉。漢書作我乃王莽輩誤讀誤解。不足爲据也。君真之去。公猶懸。

懇留之。豈有召公當作誥殷勤之時。而周公乃棄去以困王。尚論其世。殆不如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言我固恭於事君者。今王命予來洛。以誕保文武之業。所命之言。無非所以推廣我之恭敬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又答成王定宗禮。啓大其後。監我士師工之意。言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七

當王來相宅。卽大加意典禮於殷之獻民。將開一代之規模。爲成周敬德之先。曰自此宅中爲治。必使萬邦咸休。然後爲有成績也。此卽彙括王言之意。蓋未至有成績。則所謂未克救公功者。○觀武王訪道箕子。則商家文獻。周所監也。故惇典於殷之獻民。乃周公制作之藉。今考周禮。直是洪範義疏。聖賢源流可見。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孝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遂以治洛自任。言我將偕卿大夫士厚前人之成烈。以對天下。又考我昭子之典刑。以盡文祖之德。蓋又以制禮作樂自任也。○作周乎先者。爲周家忠誠之先也。○昭子當是武王。對下文考言。故曰昭子武王既受命。故凡政事皆有典刑。文祖則只言德而已。周公欲考論武王之典刑。以盡文王之德。所謂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至周公而咸正無缺。如孟子引用之意也。○對成王言武王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八

佾來恣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酋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言夙夜恣祀周公。故有以秬鬯休享之事。周公不敢越宿。而轉祭于文王武王。爲王祝釐使之顯篤。繼序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言使殷都引長。而王能使殷繼序萬年。瞻仰于王。而懷其德也。以

殷名新邑者。本殷地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堯公其後王賓殺裡咸格王入
太室裸

觀此節似洛不立七廟而但立文武二廟也但文
武二廟亦曰太室疑於后稷太廟者蓋世室太室
本通稱如世子太子之比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卽就上文逸祝冊告周公後者而申紀其月耳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九

或曰前祝冊者告神也此則作冊以告周公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
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弗弔者發語之辭弗弔天降喪于殷猶春秋傳所
謂無祿文公卽世者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天下過伏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為天難雖乃與
降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曰
時我者兩承上文我不敢知而言天命雖不可知
其可知者則在我而已下文乃兩申時我之意若
我不敢安于天命而弗念其威則民心必無怨背
于我而天命固矣此固所謂永孚于休者而惟人
所召也若我後嗣子孫不能敬天畏民使前人光
烈之在家者自我而過伏泰然不知天命之不易
格村全集 卷之四 十

而難信也則必至於降命而不能經久歷年以嗣
前人敬明之德矣此則所謂出於不祥者而亦豈
非自我致之哉不知兩字須屬下文讀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丕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正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公曰君真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在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惟茲有陳指上文數人而言率猶悉也悉由此有
列者保又有殷故殷得以禮終而配天永世以善
終曰禮楚辭禮魂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惟茲卽惟茲有陳者亦專指上文六臣而言百姓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十一

王人皆能秉德分憂小臣侯甸又能奔走先後然
惟此數人者獨以德見稱於世則實百官列侯之
表率也。純佑猶言良佐天既純佑命如所謂上
天佑之篤生良佐者下章文王純佑放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如上文格于
皇天格于上帝是其格也然非和平之至則不能
格詩言神聽而歸之正直歸之和平者此也商之

興正如此汝能永念則可以固天命矣汝其治明
我新造之邦哉亂明兩字連讀

公曰君真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蕙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有殷命哉

當從禮記作周由觀文王之德蓋數字皆以相似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十三

而齊誤也周遍由歷以觀是詩所謂鑒觀四方者
惟文王之德克享天心而集天命焉然亦必賴五
臣以濟蓋五臣之迪彝教以佐文王修和者其業
之盛也而能秉德畏威昭明文王之德怙冒西土
聞於上帝者其德之純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死矣是無祿也四人者尚存故曰尚迪有祿

非謂武王富有天下也四人逮事武王故當武王

奉天伐罪之時。昭明武王之功。覆冒天下。使天下咸頌其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冀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武之已事如此。在今日則老成凋謝。惟我與爾。共濟艱難。如涉大川。期於共濟。王雖在位而猶沖幼。固不大責于我。然使但爲身謀。收身以退。而不勉王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而新進用。榕村全集卷之四。三。事之人。將有不可知者。昔者吾嘗作詩。托諸鳴鳥。而猶未能自達。况驟能格君心之非乎。以見事勢之未可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難勳。爲在。宜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曰。君告汝。朕允保。冀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汝。喪夫。

肆念我天威。

不允惟共茲誥予惟曰讓我一入汝有合哉言
在時二人夫休滋至惟時二人弗黷其汝克敬德期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
若茲往敬用治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十四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
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之頃用其順于德者則色莊者有矣蓋迪知

忱恂之反也此言頁之先后能用三宅之人而由

大臣之知入信又著啓迪其君使無失於任用見
否今日所以告戒之意亦若此也

祭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弗作往任猶言弗舉舊職蓋所用非人則舊職不
舉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
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三有宅所以稱其位由於三有俊之稱其才兩句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五

相承觀曰字語氣可見也丕式者大法也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此大法也嚴思斯義而所用無失
故近者既合於大法矣遠而四方亦惟以此大法
而見德於天下也

嗚呼

口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旬萬姓

式商受命者言其伐暴以德與湯同轍是法商之

受命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三有宅心者知設官之意灼見三有後心者
識任官之材似非已用未用之謂

立政任人進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攜僕百司下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在
庶常吉士

開首言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言三事正與
前應以下則自綴衣虎賁而推備之也蔡傳旣以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十六

第三節爲都邑之官則太史尹伯亦不應復引史
官庖人膳夫之類蓋是在都邑之太史尹

伯爾

徒司馬司空亞旅

天子備六卿諸侯但有三卿秦漢閒習聞三卿而
周禮已去其籍故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
而後易以司徒司馬司空之號

夷微廬烝二亭阪尹

尹如蔡傳說是但阪卽封疆之在版圖者尹卽所

謂守封疆之官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知所以設官之心而能盡其道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而皆能得其俊有德者也蓋爲官而得人則無用違其才之患矣觀此節口氣正是申明克知灼見兩句意益知以三宅三俊分兩項人者非○常事是總三事而言司則常任準入皆在內牧則是常伯不必如蔡傳說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十七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者號令條教常任之所掌庶獄者法禁刑罰準人之所司庶慎者防守修禦牧伯之所職文王但訓戒其用違而不侵其責任蓋旣克知而灼見之則必信用不疑而後有以致其誠使之展布四體得有所爲然後可以盡其用也○有司用之字者蓋國之大政大法皆有司之者故言有司之則

常任準人在其中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

立政立事常任之職也不曰任人者政事之大二與大臣共之者也故上言罔敢知偏以庶獄庶慎

言之此亦只言庶獄庶慎者蓋丕乃俾亂相我受

榕村全集

卷之四

六

民乃立政立事之大者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孺子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七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則克宅之者所謂克灼知厥若也克由繹之者所謂自一話一言而思維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檢人承訓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豕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惟有司之牧夫句當連下文讀之此段又於三者
之中專舉庶獄言之蓋爲庶獄庶慎并重而庶獄
尤不可以輕誤古者兵刑同爲一司故臯陶主蠻
夷寇賊之事戒王不可黷武尚威誤於庶獄惟使
內之有司如司馬司寇之類外之牧夫如方伯連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九
帥之屬治爾戎兵以詰暴亂以平邦國則可以揚
文武之光烈矣說者分爲兩段故費說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久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作一句讀言當以蘇公爲
法式敬慎以平刑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子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閭不宥
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

爲寇賊則鳴義爲姦宄則奪攘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越茲麗刑并制言其不分輕重凡麗於刑并爲二
條。

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二

虐威庶戮言威之暴而所戮者衆傳以庶戮屬下
則不能成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
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業常饒寡無蓋

至治之世地天之氣未嘗不通也天神未嘗不降
地祇未嘗不出也而必絕之何哉此則國語所謂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者非理之正也明明者著明

其顯明之理。裴常者。扶植其經常之道。傳精白一心語未瑩。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清問下民鰥寡卽上文
鰥寡無益禹謨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德明
惟明也。有辭于苗卽上文遏絕苗民禹謨所謂奉
辭伐罪者德威惟畏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三
明刑以弼教典禮而播刑無可疑者三后首伯夷
蓋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宗伯之職治神又
和上下故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特言刑官非輕之乃重之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乎刑之中率乂于民裴彝

德者刑之本也穆穆明明灼于四方所謂明明德

于天下者。後繼之以刑之中則德明德威之重。

夫不復其常性矣。雖謂明明樂常者如此。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通篇最精微語。皋陶言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聰明明威寄之於人。洪範敘福以錫天下。有仁壽而無鄙天。所謂自作元命也。故陸子靜謂皋陶謨洪範甫刑三篇。乃傳道之書。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令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榕村全集卷之四。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卷之四

五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久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罔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簡孚之道雖多而惟容貌最不可掩至于證驗無
據言貌無稽則所謂無簡者矣無簡者例在不聽
一然豈可置之不聽而遂已乎必也嚴敬天威徐以
察之庶幾幽明之間必有響應善惡之報必無僭
差此意尤竭忠誠悉仁愛者所當知也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閱實其罪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判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

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語氣正同洪範言曰
從從謂順理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其言辭
於差互之間觀其順理與不順理也○有并兩刑
者或一人而犯二罪或一罪而自重卽輕自輕卽

榕村全集

卷之四

三

重皆謂之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朕之敬畏于刑者以有德于人莫如明刑上天相
一助下民而我絳配之故也無簡不聽者曰單辭明
清者所謂具嚴天威也兩造具備者曰兩辭五疵

之中。惟貨爲甚。私家于獄之兩辭。言不可藉。獄貨以爲私家。猶禮記言君子不家于喪也。又申言永畏哉。其惟刑罰乎。蓋刑罰在天。自有定理。其失當者。皆人以私意輕重之。是非天之不中也。惟人所爲而已。若使所刑罰之人。在天命未嘗極者。而我極之。則下失仁恕之心。上干陰陽之和。禮樂教化徒具文而已。豈復得有善政在于天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裕村全集

卷之四

五

師監于茲。祥刑。

平水土者。德於民之。家播嘉種者。德於民之。身明刑者。則德於民之中也。蓋用五刑而咸中。則民亦自得其中矣。

榕村全集卷之五

周官筆記

天官

冢宰兼統百官。理萬事。而其要以正君身爲本。故自王及后世子。凡內外之飲食服用居處。以至闈賢闈寺婦職女功。皆兼而掌之。蓋所以相天子修身齊家。而爲治國平天下之本。其慮至遠而義至精也。惟小宰宰夫。則佐冢宰兼總大體。紀綱內外之政。此外宮正。宮伯。則掌宿衛。居守王宮之事。事之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一

最要者也。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獸人。獻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醢人。冪人。皆飲食之事。宮人。掌舍。幕人。掌次。皆王寢處次舍之事。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蓄藏之事。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皆會計之事。以上諸職。雖兼掌宮內之服。食器用。然皆外職也。故以司裘。掌皮。繼之。蓋裘皮雖衣服之類。然不出於婦功。故於內職無所附屬。而自內宰以下。則皆內職也。內宰。內小臣。闈人。寺人。內

暨皆內之男官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皆內之
女官典婦功典絲典臬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
人夏采則皆服飾之事也服飾成於婦功故次於
內職之後也

天官以八法治官府官屬卽六官之屬也官職卽六
官之職也官聯六官之聯事也官成官府之成式
也官計考績之科條也此五者小宰具之矣惟官
常官法官刑則其目未載竊詳小宰篇所謂官敘
者疑卽官常也蓋官之尊卑秩次有常是之謂官

卷村全集

卷之五

二

常其所謂以法掌七事之戒具則鄭氏以爲卽官
法也又其卒章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令於百官
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其則國有大刑此則所謂官刑也意者小宰所職
乃次序班聯糾察禮儀稽核功過之任故官常官
法官刑特其所司而首尾互見之與官常注解以
爲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故謂之
官常愚謂上旣言官職矣而此又言官常不幾

復乎。故知官常者。謂官之尊卑秩序。各有常分。恐得其解。

以八則治都鄙。凡有國家者。先事神。故首之以祭祀。官吏士皆所以治其民者也。賦貢所以供四者之用也。治民以禮俗爲先。刑賞所以佐成禮俗也。田役者。除戎講武。知急公趨事。民乃可用矣。曰民又曰衆者。平居曰民。寓兵曰衆。易曰。容民畜衆。是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則民歸厚矣。進賢使能。則民有所勸。保庸則民興功。尊貴則民達禮。吏庸之細也。賓貴之屬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三

以九職任萬民。以農圃山澤數牧之利爲本。工商次之。女工臣妾之事次之。閒民又次之。

以九賦斂財賄。自邦中至幣餘。輕重各有差也。以遠近爲差者六。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以農末爲差者三。關市。山澤。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九式之序。祭祀賓客喪荒居先者。皆大事也。其次則王之羞服。及興造工事。又其次則贈勞之物。芻秣之費。又其次則頒賜燕好之需。

蓋皆以事之大小爲序。不以費之多寡爲序也。若論費之多寡。則大府所掌頒財之式法。以九賦所斂。共九式之用者。是已。蓋自邦中。至於邦都。地之大小不同。而賦之輕重又異。四郊大於邦中。邦甸大於四郊。家削大於邦甸。邦縣大於家削。邦都又大於邦縣。是地之大小不同也。近者賦輕。遠者賦重。是賦之輕重又異也。

遠者雖地大而賦重。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

皆在其間。則賦之入于王朝者亦必寡矣。此於經大槩不謬。亦恐有未盡者。更細攷之。關市

山澤以其占會百物幣餘。以其占賣斥幣。故又增

榕村全集

卷之五

四

重賦焉。然王城之內。人民聚集。故賦雖輕而得亦多。先王之世。專利有禁。故斥幣之賦重而得亦少。是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山澤之賦以待喪紀。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皆費之最多者也。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皆費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皆費之差少

者也。

歷觀周官之職。凡祭祀賓客喪紀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凡需用者莫敢不共。何嘗拘

拘焉。此用取於此。彼用取於彼。蓋計其大。凡某費多少。某事所出。約畧足以供之耳。讀周禮者。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九式以前，皆言王畿內事。九貢致用。九兩繫民。通言邦國。則達之天下者也。祀貢居先。饋貢卽次之者。謂以其祭服也。器貢又次之者。爲其備禮器也。幣帛又次之者。謂以其賓客也。材貢在貨貢之先者。先器用。後寶貨之義也。衣服燕好雜物。皆私事也。故後之。

貢出於邦國。賦出於九職之民。而大府所掌。九貢九賦之外。又有九功。曰凡萬民之貢。以克府庫者何。榕村全集卷之五 五

也。蓋九貢畿外諸侯之貢。九功畿內九職之民所貢也。據禹貢冀州無厥貢之文。則畿內無貢。故鄭氏以爲九功者。九職之財也。愚以爲先王之世。取諸民者。貢賦稅三者而已。貢其地所有之物。則爲貢。計其夫家。出兵車牛馬器械。則曰賦。田野山澤關市之稅。則曰稅。此外不應復有名條。如後世之苛政。今鄭氏以九功爲九職之財。則是謂九職之稅矣。其釋九賦。則謂口率出泉。所謂口賦也。夫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計口出財。古疑未有焉。况

九職之稅所得至多。而掌在大府者。特以克府薄而已。口賦所出。疑於無幾。而九式皆取其於此。則是國家之經費。盡倚給于口賦一事。其所以取諸民者。爲不貲矣。此外尚有田野山澤關市之征。兵車牛馬器械之具。民生其閒。不亦難乎。由此觀之。則謂賦爲口率者。誣也。蓋賦對稅而言之。則稅爲財物。賦爲兵車。專以賦言。則賦稅統之矣。禹貢亦言田賦而不言稅。是賦其總名也。九賦斂財賄。卽九職之稅也。九功之貢。則九職之貢也。蓋王畿之

榕村全集

卷之五

六

內采邑既多。亦有諸侯之義焉。以九職之所出爲貢。此情理之常。無可疑者。事異夏殷。禮從而變。未

可以一槩說也。姑記所疑於此。以待詳攷焉。

禹貢冀州

賦先於田。說者以爲它州之賦。田賦也。冀州王畿。蓋合山澤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賦不盡出於田。故也。如此。則賦不但稅田之名。亦凡稅之總名矣。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長以治之。師儒以教之。宗主

以繫之。此三者。尊尊賢賢親親。人心之所以聯屬

維繫。而不可一廢者也。吏非牧長。而有相承之責。

友非師儒。而有相成之誼。數非宗主。而有相濟之

權

地官

大司徒主於教民。然教民者以養人爲本。故自土地田野之事。賦稅兵車之政。皆司徒掌之。蓋古者養卽爲教。教卽爲養。養教不相離。非如後世之截然爲二物也。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六鄉之官也。六鄉之民居王城之中。其受田在近郊百里之內。其施教最先。其立法最詳。蓋其所謂教民讀法。序齒與賢。其紀綱條具。布之六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七

遂都鄙邦國所以化民成俗。無不由是。故下六遂之官。詳于田野稼穡。而畧於教事。非遠近異施也。其法已具於六鄉。故於遂畧其詞。立文不同而義相備也。封人主封社稷。鼓人舞師主鼓舞祭祀。牧人牛人克人主祭祀之犧牲。皆國之大事。故次之。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主賦斂力征之事。故又次之。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掌教萬民德行道藝。匡其過惡。勸其親睦之事。乃教所以成。故又次之。蓋六鄉之官爲之經。而封人以下至媒氏

爲之緯。各主其鄉之祭祀賦役教化者經也。又各爲之專官者緯也。此其序也。司市質人廩人胥師賈師司勳司稽胥肆長泉府皆市官也。司門司關掌節皆關吏也。市在王朝之後。關在玉城之外。故關市次於此。而山林川澤之官則列於六遂之終者。亦重玉城之義也。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鄧長里宰鄰長皆六遂之官也。旅師稍人委人土均亦主賦役力征之事者也。旅師猶載師也。稍人猶縣師也。委人猶遺人也。土均猶均人也。其職蓋

相成。而或屬於鄉。或屬於遂。亦以所職之遠近爲先後之次也。草人稻人蓋農師也。繼於土均之後。猶師氏保氏之繼均人。鄉主教而遂主耕也。土訓誦訓辨四海九州之土宜地俗。因草人稻人辨地物而並及之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卮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皆山澤之官也。次於此者。猶關市之次六鄉也。關市近。故內之山澤遠。故外之也。圉人場人園圃之官也。故次山澤也。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春人饌人藁人皆

倉廩粟米之官也。國之積貯。民之司命。故以是終焉。

周司徒之官。實兼古司空司徒之職。蓋合養教爲一官也。其司空一官。亦掌土田之事。而加密焉。劉歆以考工記補其闕。雖非本經。然中間如匠氏等官。必古司空所屬。又司寇罷民有役於司空之文。則意者周之司空。兼主百工。亦或有據。惜乎其篇亡。而詳不可得見耳。諸儒紛紛更置。皆非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至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司徒所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九

職之綱要。自土會至土均。皆申章首辨九州地域

廣輪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意。十二

五物及之。土宜土均亦因土會及之。自土圭至地法。皆申章首辨其

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之意。

山林屬火。川澤屬水。邱陵屬木。墳衍屬金。原隰屬土。

宜毛者。火生金也。火克金。亦生金。金非火煉不成。宜鱗者。水生木

也。宜羽者。木生火也。宜介者。金生水也。毛而方者。

土金之交也。黑而津者。水木之交也。專而長者。木

火之交也。皙而瘠者。金水之交也。保正屬土。而人

爲之長豐而庠土形也。

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

木故羽者栖木食木而羽如不之葉川澤積水故

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

而介類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稟之氣也其體則

肖其所生之形也。所稟之氣謂鱗水中之飛陰中

之陽屬木羽陸中之飛陽中之

羸物裸身無羽毛鱗介者也人爲之長叢物叢生之

物也五穀爲之長。

榕村全集卷之五

十二教敬讓教之本也故先以祀禮陽禮親愛和樂

民之情也故次以陰禮樂禮安其分樂其俗而後

教行故儀與俗次之董之以刑警之以誓而後教

不廢故刑誓又次之節用務本則民得所養而教

愈易施用賢報功則民知所勸而教乃有成。以誓

謂如諾誓之屬所以教民知憂恤不

至翻怠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土圭條所謂地中及東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內言

之耳。如今南方多熱北方多寒近海處多風近山

處多陰故惟中州氣候爲得其正而其日景則夏

至之日適與土圭齊故取以爲準是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也經云正日景以求地中所謂求者猶標識之義耳解者穿鑿附會要歸於臆說不可行也景短多暑言景短時多暑也景長多寒言景長時多寒也景夕多風言景夕時多風也景朝多陰言景朝時多陰也景短謂夏景長謂冬景夕謂午後景朝謂午前

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說多矣至於今日西曆之家其說彌詳蓋以爲地在天中止一彈丸四方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上下去天之數皆均其四表極處非能與天相際也所謂天圓地方者言其動靜之性耳實則地亦圓體如卵裏黃上下周圍與天度相應其地氣寒暑則以去日遠近爲差赤道之下正與日對其地最熱其景則四時常均無冬夏短永兩極之下取日最遠其地最寒其景則短者極短長者極長正當兩極之處常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惟二極與赤道相去之間當日南北軌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許其地不寒不熱溫和可居其景則與冬

夏進退長短之極皆無過十之七。此氣之平而
之中也。環地上下皆有國土人居。各以戴天爲上
履地爲下。南北東西隨處改觀。午夜晨昏。每每相
反。蓋皆附氣而生。麗陽而明。周游環匝。初無定位。
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四大洲。
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國土也。其所記
親歷各州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
實測晷景。見諸施行者。頗爲信而有徵。其理蓋不
可誣。今以其說攷之。則中國九州正當黃道北軌。

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於廣州夏至戴日之下。
迤邐而北。至於夏至去日十六度許。則今直隸也。
自此復出塞而北。風氣漸寒。晝夜短永。漸踰其度。
自廣州越海而南。則氣漸酷熱。而晝夜之刻。漸無
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內。風氣和時。刻平。而洛又其
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
所和會。昔之達者其知之矣。而周公豈欺我哉。或
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則可矣。東西風陰之理。亦可
得聞歟。曰。由前之說。則環處於地者。迭爲東西。未

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後之說拘之也。蓋九州之域西則多山而東際海近山則多陰濱海則多風驗之閩蜀之地可見。然則周禮之風陰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爲中耳。其所以風所以陰。恐山水之爲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

五等之地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二。鄭之說皆有可疑。愚意恐是除城郭宮室塗巷溝澮之屬及田有一易再易之類。故君其地者所食租稅止於此耳。大國地廣除此數者所餘猶多。漸小則漸以寡矣。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三

或曰大國事繁故優之。小國事簡故儉之。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說者以爲夏時采

地之數也。周制雖不可攷。然其食采於畿內者必

多矣。外諸侯既有方物之貢。故內諸侯亦各以九

職所出爲貢。大府所謂九功者。意此是也。然

王畿千里。自農田關市山澤雜稅兵車牛馬征役

之外。復有九職之貢。則其爲貢也甚輕且微。故冢

宰之掌所不載。而第於大府言之。而稽其所入亦

但以免府庫而已。國之經費不藉乎此也。
荒政保息本答三條。疑當在頒職事十有二之下。鄉
三物之上。蓋十二職事者。養民之經也。十二荒政
者。濟民之權也。保息以均其惠。本俗以安其居。然
後可教以三物。而糾以八刑。此王道之序也。

令五家爲比一條。疑當在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云云。以施政教行徵令之下。蓋五家爲比
云云者。六鄉居民之法也。其下五人爲伍云云者。
則六鄉賦兵之法也。又其下九夫爲井云云者。則

榕村全集

卷之五

十四

都鄙居民受田之法也。司馬法凡田一甸。出兵車
一乘。甲士步卒牛馬之屬。此則都鄙賦兵之制。而
周禮闕焉。僅稍人之職。有所謂掌邱乘之政令者。
而其數不詳。要當采司馬法之相合者補之。乃見
成周內外兵農之制。

小司徒起徒役。上地中地下地。卽遂人之上地中地
下地也。鄉以兵制言。遂以田制言。皆互相備耳。大
司徒以室數制地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則謂
都鄙也。上地卽不易之地。中地卽一易之地。下地

卽再易之地。中地。下地。鄉遂與都鄙同。而鄉遂雖上地。猶加萊五十畝。蓋所以優近也。而注乃云饒遠誤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爲甸。野字似當屬下讀之。野謂都鄙也。言野以別於上文六鄉也。

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二鄭說亦皆可疑。愚意五物似卽是射中之五事耳。詢疑是問其然否而試之。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和容其節比於樂也。興舞其進退揖讓比於禮也。大司樂王大濬村全集

卷之五

五

射則語諸侯以弓矢舞。注謂舞者執弓挾矢進退揖讓之儀。

鼓人隸於司徒者爲司徒掌徒役。凡軍旅田役之事。鼓用爲多也。舞師不隸宗伯而亦在此。則此四祀亦當是民間之祭。與大司樂所掌不同。社稷卽上所謂歲時祭祀州社者也。山川四方亦恐各於其地。早暵亦恐民間自祈禱也。天子大雩帝用盛樂。豈特皇舞而已哉。且曰凡野舞皆教之。則非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用之祭饗者明矣。

載師任地之法。國宅卽上廛里也。園廛卽上場圃也。其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朱子以爲皆田稅也。輕重不等者。皆合雜稅并算之耳。攷冢宰九賦。尚有關市。山澤幣餘。而此不及之。則朱子所謂并雜稅者。諒矣。近郊無雜稅。故止於什一。田賦之正也。鄭注似以九賦及此俱爲口賦。恐非聖人良法。里布乃布帛之布也。蓋不桑麻則出布。不耕則出粟。無職事則出征。征者力役之政也。皆各以其類。

閭師所掌貢卽九功之貢也。蓋自國中及四郊六鄉。榕村全集 卷之五 十六

之地。閭師所貢。其餘則食采之君貢之數。

可市凡市飾僞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此一條文義似當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地者十有三。參看皆言於十分之中。得其二。得其三也。生之徒三。死之徒三。動而之死地者三。則三分之而十分盡矣。在民者二。在商者二。在賈者二。在工者二。則四分之而十分亦盡矣。蓋皆舉成數而約計之也。市中飾僞之物。民及商賈工皆有之。

故言十者之中各居二焉皆在所禁也解者泥於有字之說必以爲十有二者十又二也十有三者十又三也故卒難通

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非謂取具於所服之息也蓋并所征布而言之耳財用亦非謂凡國用也蓋謂當用泉布者耳其義不明則王莽王安石以之害民亡國

遂入五溝五塗之制六遂阡陌之法也六鄉當亦相同於遂言之者互相備耳都鄙井田溝洫之法又

榕村全集

卷之五

十七

與此不同見考工記匠人之職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

稍人掌邛乘之政令言稍以包縣鄙也四邛爲甸出車一乘故曰邛乘周禮於都鄙軍制不具僅此畧言之蓋稍人所職實與縣師相贊而掌兵車賦役之事故縣師云受法於司馬稍人云聽於司馬

春官

宗伯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爲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

肆師佐大宗伯者也其次則鬱人鬯人雞人司尊
彝司几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其次則天府典瑞典
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又其次典祀守祧世婦
為宗外宗則守廟兆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又其次
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域之官及喪事之職也
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大胥
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眠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鐃
師鞀師旌人籥師箛章鞀鞀氏典庸器司干皆樂
官之屬也卜祝筮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

次於司樂之後而俱隸於宗伯之職太卜卜師龜
人菴氏占人箝氏占夢眠侵卜官之屬也大祝小
祝喪祝甸祝詛祝祝官之屬也司巫男巫女巫巫
官之屬也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
史史官之屬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旌之事
宜次於典命司服而敘在巫史之後蓋車所以乘
旗載於車後之者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主
食邑采地之官後之者內外之辨也凡以神仕者
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後之也

四望以日月星辰爲主。然望祭嶽瀆河海亦可通稱。鄭康成謂偏指嶽瀆則非也。大司樂掌祀祭享三禮分屬天神地示人鬼明以四望屬之天。安得以嶽瀆爲天神之類乎。

小宗伯言祀五帝於四郊而不及南北郊天地之大祭何與。蓋大宗伯之掌既言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大司樂有圜邛方澤之文則互相備矣。此所掌神位以內外爲序既先言宗廟社稷而後及天地則非所以尊天地而失立文之體矣。故畧之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五

十九

四望日月星辰也。四類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兆日

於東兆月於西。然則兆星當於南。

星見南方

兆辰當於

北。辰以北爲尊

歟。四類之兆未有攷以理推之。兆箕當

於東。兆畢當於西。司命司中南北未詳。

大宗伯言禮於天神言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舉大以見小者。於地示言社稷而不及方澤。舉小以見大者。小宗伯言社稷五帝而竝無天地。大司樂言天地而竝無社稷五帝。皆互相備也。蓋祀五帝禮差擬於天。祭王社禮差擬於地。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而無社稷司服祭社稷以希冕而不及地故或謂古無祭地祭地卽社祭也然觀大宗伯大司樂皆以天地對言之其尊可知而司服冕服之等乃以社稷敘於山川四望之下則恐別有祭地之禮而非卽社也

大宗伯旣云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鄭注見其抵牾故云禮天神在北極者也禮地神在崑崙者也以冬夏至禮之祀天夏至郊天也祀地神州之神也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三

凡此皆附會不經不可爲据愚謂下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則是圭頭有器可以挹鬯恐邸亦或其類而字訛義謬不可攷矣

十二辰有天地人三統焉子丑寅卯辰巳天統也自夜半至日中自冬至至夏至陽生至於陽極是也午未申酉戌亥地統也自日中至夜半自夏至至冬至陰生至於陰極是也卯辰巳午未申人統也自日出至於日入自春分至於秋分品物生成人事作息是也蓋天之終乃人之始地之始乃人之

終故人也者。各用天地之半。而參乎入地者也。然
陽極於巳。而已爲陰辰。故陽終於辰。陰始於午。而
午爲陽辰。故陰始於未。陽以始爲尊。故子以祀天
而丑合之。辰以祀四望。而酉合之也。陰以終爲大
故亥以祭地。而寅合之。未以祭山川。而午合之也。
祖妣者。生人之本也。申者。人統之終。其位居西。物
之所以成。故申以享妣而已合之也。卯者。人統之
始。其位居東。物之所以生。故卯以享祖。而戌合之
也。

圜邛方邛宗廟三樂。圜邛。圓鐘當爲黃鐘。宗廟黃鐘
當爲圓鐘。文互也。方邛。南呂當爲小呂。字誤也。黃
鐘宮。黃鐘角。大簇徵。姑洗羽。皆調名也。餘倣此。黃
鐘宮爲黃鐘。則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黃鐘角爲姑
洗。則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大簇徵爲南呂。則南呂
起調。南呂畢曲。姑洗羽爲大呂。則大呂起調。大呂
畢曲也。餘亦倣此。所謂起調畢曲者。蓋如唐人所
傳樂譜。以鹿鳴爲黃鐘宮調。則卽黃鐘也。其歌之
則鹿字叶黃鐘。行字叶黃鐘。其餘雜用黃鐘爲宮。

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則必歸於本調。關雖爲夷。則商調。則亦黃鐘也。其歌之。則關字叶黃鐘。速字叶黃鐘。其餘雜用夷。則爲宮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亦必歸於本調。此之謂起調畢曲也。十二調分祀天神人鬼地示。而不用商調者。商爲金行殺聲也。人樂當用無射。而復用南呂者。無射居乾維。亦殺聲也。蓋去商者。去商調也。去無射者。亦去無射調也。至於調中之聲。則五音十二律竝用。不必嫌避。初無欠缺。

馮科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疏以爲日實也。故於陰陽極之時。致之。月有盈虧。故於陰陽中之時。致之。此附會爲之說耳。於曆義無當也。蓋曆法之要。惟定二至二分爲先。二至定則曆元正矣。必也立表測晷。檢驗長短之極。如祖沖之及今曆之密焉。此冬夏致日之說也。月行有贏縮。曆自秋分至春分之前。縮。自春分至秋分之前。贏。若但以百八十二日中分之。以求赤道之交。則晷景不得矣。此亦可以立表參求。而今曆更得一術。用日月東西對望。

揄之便得二分之正。蓋冬行南陸則地上之天少而地下之天多。夏行北陸則地上之天多而地下之天少。其日月之東西相對者非望也。惟春分秋分行於中道則日月對衡於地平。卽真望矣。以其真望之在何時。揄二分之所在。此春秋致月之說也。冬夏致日者於南北。春秋致月者於東西。亦各以其方位爲此說者。以爲獨得之秘。而不知古之聖人知此久矣。

夏官

榕村全集

卷之五

三

大司馬掌邦政。而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御者。兵事以賞罰爲主。故先之也。兵莫重於馬。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又次之。繼以小司馬。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燿者。火政。兵事之安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望譏察。簫勺羣慝。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亞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兵事所急。故又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因射而及。故其職并

司馬司士以善官謹子以治戎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卽
司士之掌而古司馬之遺也虞賁旅賁夾衛王車
節服方相皆因衛車而及故相次馬太僕小臣祭
僕御僕隸僕皆侍御之官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
司弓矢繕人橐人皆掌弁甲兵器之職戎右齊僕
道右爲右者也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

田僕馭夫爲御者也辨謂僕夫也校人趣馬巫馬
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則皆掌馬之官司馬官之所
以名者此也職方蓋古禮春官考訓方形方以及
山師川師廋師匡人擇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主
地形勢山林川澤原野之險易而施其訓道匡正
之法焉司馬之職於是盡矣鄭家曰馬在食邑采
地者故附之

